

流星群

秦岭雪

7
9

责任编辑 陈俊年
封面设计 王惠敏
扉页题字 蔡大燮
插图绘画 林 塘

流星群

秦岭雪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

(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)
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940毫米 32开本 3.875印张 13插页 80,000字

1987年1月第1版 1987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2,800册

书号 10261·870 定价 1.50 元

目 录

●序 易征	1
●流星	11
●追求	18
●将进酒	15
●我的心	17
●相逢	19
●回答	21
●玫瑰	23
●白鹭	25
●海鸥与浪	27
●海潮	28

●向故乡	81
●在教授家中作客	85
●在国货公司里	87
●茶的联想	89
●足迹	41
●南飞雁	48
●戈甲	46
●美哉鬼魂	49
●舞娘的歌	50
●盲童	58
●疯汉	55
●歌星	57
●长城	59
●东西长安街	63
●天安门广场	65
●故宫	67
●十三陵	69
●泉州东西塔	71

●小巷	74
●古船	76
●西湖	78
●苏州	80
●寒山寺	83
●冬日青岛	85
●棒槌岛	87
●乐山大佛	89
●五月峨眉	91
●杜甫草堂	94
●三峡风貌	96
●石林	100
●龙门	103
●阿诗玛	105
●凯旋门之夜	108
●归来哟，诗人	111
●夕阳	113
●小溪	115
●跋	118

序

易 征

一九八〇年的春天，曾敏之兄从香港回来，拉我到广州文德路口的东江饭店午餐。他在电话里对我说：“我有个得意高足想介绍给你，来罢。”热闹的餐厅里，面前的这位年青人竟对我一见如故。他还说起“文革”前在暨南大学读书的时候，老师组织他们全班同学讨论过我写的一篇小说。这事儿，我已经茫然不复记忆了。但他借了这个话题，把广东以至全国文学界的历史和现状，如数家珍般地谈得那么清晰。连某作家一部蹩脚的长篇小说，他也能说出其中的许多细节；而这部书许多人是不屑翻一翻的。他说：“我看小说，抓两头，好的和坏的。写得中不溜儿的东西，我很少看。”

这个年轻人，正是秦岭雪。虽是首次谋面，他的谈吐，使我觉得率直而不狂妄，因为他于文学，的确有超乎一般文学青年的修养；他穿着一套短袖猎装，洋气得很，但洋装穿在身，却带着一股子颇浓的中国书呆子气习；他长得很胖很胖，这与他潇洒的气质恰好形成了反比。

敏之兄告诉我，秦岭雪六十年代中期在暨南大学毕业，是他的学生。尔后，于肇庆教了两年书，因愤于文化之命已被革去，这位侨生终于回香港去了。使我惊奇的是，秦岭雪虽然在香港生活了那么多年，其对内地文学界的熟知程度，在许多方面竟超过了我这个文学老兵。

然而真正和秦岭雪的交往，是从他寄给我的一首短诗开始的。大约是一九八一年夏天罢，他寄了一首《流星》给我。流星诗，写的人太多了。但把流星放在一种横向比较中加以颂歌，则使我获得了一种新的意趣。他写道：“你不象巨大的启明星／在秋天的清晨／因为孤独／而脸色青青／你不象银河中的小伙伴／在夏天的夜晚／因为挤迫／而珠泪盈盈。”启明星的孤独，银河系的挤迫（这两者作者都写得非常

美而概括)，都为作者所不取，而流星“灿烂的光华”，“在夜空中烙上痕迹”，哪怕是“短暂的一瞬”，那才是伟哉星空的极致；

与其高悬太空，
清清冷冷，
不如化作一团火焰，
在深切的渴望中，
求得永生……

题目是《流星》，它的色彩、线条、动感，构成了一片多么热烈，多么耀眼的画意。可是，这只是写星空吗？这只是写流星本身吗？它不正引领着读者思考着另一个宏观世界：关于年华、关于青春、关于人生——那更其瑰丽的另一个星空吗！——啊，这是诗情。

秦岭雪给我的第一篇作品，使我觉得敏之兄为我介绍的这位“高足”，确有其“高”处：一个年轻大学生，刚刚毕业不久，只教了两年书，去香港营生已属不易，还得开创他的事业；特别是在那个声色犬马的社会里，他瞩目于他之真爱，探索他周围世界之奥秘，缠绵于

他之向往，也真难能可贵。是的，“化作一团火焰”，“求得永生”，人，总得活在理想里（理想总是美的），而不只活在衣食中；人，总得有自己的锐意追求。不能昏昏噩噩。秦岭雪因了业务上的关系，经常往来于香港和内地。许多次，不为任何公事，只是因为邀约几位老友说文谈诗，也忙里偷闲回来同大家欢叙一天半日。而每次归来，必得吟几行诗。从他的这一册诗作可以看出，他对我们国家这几年来来的兴旺、生机，该是何等地欢畅呵。我几次希望他写一些香港生活的诗，他总是说写不出来，而对于哺育他成长的暨大母校、故乡热土，对于祖国的山河草木，却一往情深。他写《东西长安街》：“你贯通八极／包孕四海／胸怀多么宽广！”他写《向故乡》：“再一次／在宁静的校园里／共唱欢乐的儿歌”，感谢闽南故土教会了他“自然和劳动，朴素与淡薄。”他写《三峡风貌》：面对“明亮的灯火、金黄的收获”，感受新三峡“美丽而不神秘，幽深但不落寞”的爽朗情调……而他的一首《古船》，更显出了这位青年诗人的深沉。

在福建泉州发掘出来的一艘巨大古船，陈

列在展览馆里。这个珍贵的古迹，我在前几年也去观赏过。但我毕竟是一名凡夫俗子，体味不出这艘古船的诗意所在。我站在高高的看台上，俯视那艘古船，捉摸它的辉煌结构，的确产生了一股子我们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自豪感。仅此而已。而秦岭雪的这一曲《古船》，却真是下笔不凡。他似乎穿行在一条幽长的时光隧道里，用一双充满探索、充满热忱的眼睛，不停地变换角度，不但去接近、去描绘这只古船，而且去叩问这只古船。他写今日之古船：

告别了海浪，
告别了风暴，
也告别了泥污。

你看，他并不象散文家或画家那样，去描摹古船的外形，而是用三个“告别”，把古船的风韵勾勒得何等传神。用笔聪明而经济。这一点，往往是为诗者的功夫所在。你可以为古船拍一帧照片、画一张工笔画，或者写一则逼真的白描，但若选取诗笔，则要从一般人难于用肉眼马上看到的地方落墨。诗人对待客观事物，并

不是说不要其形，而是因为这形既已摆在众人面前，那么，你的功夫就要能够契入客观事物的神了。秦岭雪的诗，我看是熟知此中三昧的。接下来，他写这古船当年的风姿：

南去的刺桐舟，
正骄傲地展现
茶的芬芳，
瓷器的夺目，
纸的柔韧，
还有，轻软的缟素。
啊，
故乡的船队！

刺桐是闽南的特有品种。当年，那从泉州港（如今沧海桑田，泉州港已陆化了）浩荡出发，扬帆远举的船队，经诗人精心选择的这批形象，不加多少修饰，却刻画出了我们祖先在国际交往和贸易上的勃勃风神。诗人为故乡的富饶，丰美，为先贤的文明和财富，以及渡远海、闯大业的胆略，充溢了满胸的豪情。然而，请注意诗人的这种强烈感受，在他的笔下，竟

没有一句豪言壮语出现，相反，不过是一些软性词儿如“芬芳”、“夺目”、“柔韧”、“轻软”一类的串结。这种安排，我以为主要不在文字功夫，而在于诗人对事物内在力量的极好把握。你看，就是这艘古船：“一千年前/你曾经以文明和财富/走遍亚洲，走遍非洲/走进酋长的宫殿/也走进土人的茅屋。”诗人是以他独特的联想方式和审美角度在“考古”呵。诗人需要的不是空洞的叫喊，便宜的颂词；而是客观事物的真貌以及对它们的艺术概括——典型化。《古船》经过了这些铺垫之后，诗人问道：

而今天，
经过历史的陷落，
刺桐的子孙，
何时开辟航路，
用祖先“牵星过洋”的勇气，
跨进新世界的门户？

这一问，把全诗的境界陡然升华了。怀念古船，歌颂古船，其最佳形式乃应该继承先贤遗志，把我们的“拳头产品”，把我们的民族精

神，打到海外去，发扬到全世界。这一曲《古船》，用时髦的话来说，是唱得十分够劲的！它是诗人的力作之一，充分体现了诗人的风格。

秦岭雪的诗功，据我观察，是与他的苦学极有关联的。虽然他的家境算是很不错了，但他把业余的精力，几乎大部分灌注在自学上。他的情趣相当广泛。不但新体诗好，旧体诗也颇见功底，因为他对古典文学特别是古诗有着天性的偏爱。在他的床头（不论在家和出外），都枕着一堆书。他不但写诗，还工于散文、评论，练得一手好书法，对戏剧特别有研究。一九八三年我在香港小住了两个多月，被他请去在美孚新村他那傍海的小楼宇里住了七八天。我们在一起喝福建乌龙茶，泡得浓浓的，总是兴奋得难以入眠。我们不看电影电视，不逛街，关在小厅子里，一连几个晚上都促膝谈唐诗、宋词，谈蔡其矫、余光中，没完没了。我们兴致一来，竟一唱一和地大声吊起嗓子来，唱京戏《借东风》、《女起解》，也唱《沙家浜》。有趣的是，双方都偏爱“南梆子”。那天我们回家很晚，说好早点睡觉。第二天大清早，他对我说：“你那份清样，我昨天晚上看完了，几个人

物写得真活！”并且向我提出了几点很中用的修改意见。这真使我有点儿瞠然。那份清样，是老友李嘉楼兄的一本小说：《柴达木传奇》，写五十年代一支地质勘探队在柴达木进行艰苦创业的故事。一九六〇年发稿，打出了清样，因为当时条件太困难，无法付印，而嘉楼兄又获准去港定居。这本清样在“文革”中荡然无存。我此次赴港的目的之一，就是向嘉楼兄取回底稿，很幸运，他竟然保存着世界上这叠孤本清样。二十多年过去，纸质全黄了，字迹模糊了，稿页残缺了，读完它是非常吃力的。但秦岭雪却在一夜之间不顾困倦，一口气看完十万字。他比我这个《柴达木传奇》的催生者、责任编辑还要积极！这事儿真使我感愧不已。在香港，到处都是时间即金钱。秦岭雪这种憋劲，使我领悟到另外一层深意：时间就是知识。《柴达木传奇》去年在花城出版社出版了。其中，也渗和着秦岭雪的心血！

这两年，与秦岭雪很少晤面了。因为大家都忙得很。我曾在一封信里，形容他是“闲云野鹤”，飘忽无定；但他的诗，只要能看到，我都是很注意细读的。记得那年夏日的一个黄

昏，我拉他去广州泮溪酒家与十多位诗友小宴，在豪雨雷电中，他举杯高唱：“要痛饮，为了友谊和诗！”后来他为这次小聚写了一首《将进酒》（已收入这本诗集），那份儿狂兴，那份儿诗情，使我想起了一个名句：何日君再来？

秦岭雪的这本《流星群》诗稿明天就要付梓了。责任编辑陈俊年下楼来催我“栋起床板”（不睡觉之意）今晚都要写好这篇东西交卷。这篇小文，匆忙中未经秦岭雪老弟寓目，草率之处，未知我那位天外诗友肯予原谅否？

（一九八六年五月七日夜十二时

于广州 区庄新寓）

流 星

虽然
只是短暂的一瞬，
却让人世间
有缘的看客
感到惊奇；
虽然
只是短暂的一瞬，
却用灿烂的光华
在夜空中
烙上痕迹。
你不象巨大的启明星，
在秋天的清晨
因为孤独
而脸色青青；

你不象银河中的小伙伴，
在夏天的夜晚
因为挤迫
而珠泪盈盈。
在无限的宇宙中，
与其高悬太空
清清冷冷，
不如化作一团火焰，
在深切的渴望中
求得永生……